

傾圮傾城

888236

47.135

2-C227 北

7.10前

倾国倾城

[法] 罗伯尔·默尔勒 著

刘 方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0042005



Robert Merle

L'idole

Plon 8, rue Garanciere, Paris 1987

根据法国巴黎勃隆出版社1987年版译出

(京)新登字204号

倾 国 倾 城

QING GUO QING CHENG

〔法〕罗伯尔·默尔勒 著

刘 方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 印张 948000 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2-0263-4/I·253

定价: 7.4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个动人心魄的千古悲剧发生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作者在对历史作了翔实的考察之后把一位聪慧、慷慨而有教养的绝世美人的爱情和命运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加以叙述，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从史诗般的社会风俗画里，读者可以看见在梵蒂冈两位教皇统治时期佛罗伦萨金融寡头的贪婪虚伪，罗马贵胄的堕落残忍，市井生活的多姿多彩，以及身受多重压迫的妇女绝望的抗争。作者通过不同身分的见证人之口，塑造了威震海上的军事统帅，性格各异的红衣主教，残酷暴戾的大盗，智慧过人的犹太领袖，机灵的丫鬟，聪明的女奴等几十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读者跟随他们进入跌宕起伏、丝丝入扣的故事情节，将为女主人公的悲惨结局一洒同情之泪。

作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曾去女主人公生活过的加尔达湖寻踪凭吊。四百年过去了，忧郁的湖水仿佛还在为她唱着哀歌。

主要人物表

维多利亚·阿考兰波尼	意大利历史上的著名美女
塔齐尼亚	维多利亚的母亲
马尔赛罗	维多利亚的双胞胎兄弟
吉乌莉塔	维多利亚的堂姐
卡特琳娜·阿卡维瓦	维多利亚的丫鬟
索吉尼寡妇	马尔赛罗的情妇
弗朗西斯科·佩雷蒂	维多利亚的第一个丈夫
蒙塔托·佩雷蒂	红衣主教，后当选为教皇，弗朗西斯科的叔父
保罗·奥尔西尼	海军将领，维多利亚的第二个丈夫
罗多维柯	保罗的堂弟
雷蒙多	保罗的堂弟
伊莎贝拉	保罗的妻子
巴尔多尼	保罗亲王宫中大总管
德·美第奇	红衣主教，保罗的妻兄
阿孜扎	摩尔女奴，保罗的情妇
格列高利十三世	教皇
√ 罗赛利诺（俊哑巴）	蒙塔托主教的一秘
谢卢比	红衣主教，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红人
多米尼科	卡特琳娜之兄，情报贩子
吉安·巴提斯塔	罗马治安负责人
路易吉·波提西	罗马行政长官
巴尔达萨尔·童第尼	帕多瓦行政长官

第一章

罗赛利诺先生（俊哑巴）

五年前——更确切些说，1572年12月5日晨7时——，我在登上梵蒂冈的台阶时不幸摔了一跤，鼻子触到石阶，碰破了喉咙。如果当时在场的理发师兼外科大夫没有用剪刀剪开我的喉头，我会立即因窒息而一命呜呼。我的伤倒治愈了，人却成了哑巴。

在当时，罗马的理发师又兼外科大夫的总共不超过十位，凭这一点我就能得出结论：如果说是上帝一大早就把这些外科大夫当中的佼佼者安排在我经过的路上，那么我这次遭遇和我一生中随后经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恐怕也是上帝有意为之的；比如跌跤造成的伤残，手术和我的失语，以及我与蒙塔托红衣主教的相遇等等。

在这次事故之前，我是这座永恒城市里数得上的杰出传教士。每逢我讲道时，罗马举城的贵胄雅士都会赶来听讲。我不仅遐迩闻名，而且赢得了簪缨之家的女士们的青睐。她们经常邀请我

去她们府上享用美酒佳肴，她们亲近我爱抚我无非是想让我像讲道那样热情洋溢地讲述地狱的苦刑或天堂的欢乐。她们在我绘声绘色的故事里总能得到某种享受，而我呢，竟蠢到为使她们快活而沾沾自喜。

我当时二十八岁。照我家的妇女们所说——谁都知道，属于这腹性（拉丁语说女人都在肚子里）的人是喜欢饶舌的——我是英俊的男人。我在道德品行上纯洁无瑕，而我对自己的肉体也颇引为骄傲，我清楚地知道我那富于诱惑力的躯壳给我的口才增色不少。

在V伯爵夫人的花园里有一株千年古树，天气晴好时，伯爵夫人喜欢和她的女友们坐在树荫里听我讲故事。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对她们描述——说得绘声绘色，但也不失分寸——下地狱的人如何受酷刑之苦时，伯爵夫人美丽的额头汗珠淋漓，她香口微张，气喘嘘嘘，连她的粉颈都陡然变红了。她那娇小的身体仿佛正在其乐无穷地趋从着魔鬼残酷的引诱。我越往下讲她越激动。她把我弄得心慌意乱便趁势让我按照她的意思讲述故事的结局，而结尾的那些细节又拉长了故事。到今天一想起那些细节我还会羞得无地自容。

只是在我的喉咙被剪开从而使我失去了悦耳的男低音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瞧着我在下面高谈阔论的那株古树枝头上正直直地躺着一条蛇呢，这条蛇正在伺机落到伯爵夫人和我之间以便成为我和她关系的纽带！

那是一株无花果树，尽管枝繁叶茂却并不挂果。

有人对我说，是那只在福音书里让无花果树干枯的神手夺去了我的嗓音，目的是阻止我堕入犯罪的深渊；再说，意志薄弱的我在肉欲上的罪孽也许还算不上是最糟的呢。事故之后，我犹豫不决，考虑是否去某个修道院隐居以了此残生。就在那

时我收到了蒙塔托红衣主教的短简，他要我晚上去他的公馆。

菲利斯·佩雷蒂两年前才当上红衣主教。我想，他用蒙塔托（山峰）这个名号既表示了他非凡的抱负，也显示了他性格中粗豪严厉的一面。在我快走到这位令人生畏的主教的府邸时，我浑身竟有些发抖。其实他的公馆并不豪华，整幢建筑没有任何装饰。我知道，在他担任威尼斯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时，他曾对神职人员伤风败俗的行为大张挞伐。他的严厉使当地的神甫们气愤不已，仇恨满怀，他们联合起来向他开战，终于通过元老院把他赶出了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

他的生活一向远离凡尘，在那天去见他之前我从没有认真看过他一眼。说实在的，那天乍一见他，我对他的外表感到非常失望。应该说，神态威严的高级教士在罗马多如繁星，其中美如冠玉的首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这是毫无争议的共识。这位教皇年逾七十却躯体挺拔，步履轻捷，举止文雅；他跃马扬鞭的英姿和年轻人毫无二致。

蒙塔托主教中等身材，尽管他并非驼背人——不怀好意的人认为他驼背——，他却给人这样的印象，因为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大脑袋总是深深陷进他那又厚又宽的肩膀。我说他脑袋大是由于他的脑袋和他身上其余的部分不成比例，而且头发又那么蓬乱。他过去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修士，头发和胡须都留得很长而且梳得很糟，剪得也很马虎。这些又长又乱的毛发使他的脸显得十分粗糙。在罗马，像他这样的外貌是令人感到诧异的，因为这里的教士一个个都像鹅卵石，随着海潮的涨落，鹅卵石相互碰来撞去，都磨得又圆又光滑。

他高鼻梁，薄嘴唇，下巴突出，眉毛又黑又浓（和他灰白的头发胡须恰成对比），眉下深邃的眼睛又黑又亮。他敏锐的目光使他的脸庞虎虎有生气，但并没有使它更具吸引力。如果

我对主教阁下并不怀有深深的敬意，我真会认为这幅尊容显得相当粗野。

我并不奢望得到这个其貌不扬而又谈不上文雅的人物特殊的欢心，但他初次同我交谈时语气的生硬，斩钉截铁，咄咄逼人确实使我吃惊。

“罗赛利诺，”他说，并不理会我对他无言的致意，“坐在那里去，小桌跟前，对，就是那里，坐下吧。桌上有笔、墨水、纸、一支点燃的蜡烛、一个铜盘。为什么把蜡烛点燃？为了您一写完您的回答就把纸烧掉。铜盘作什么用？为了装纸灰。写吧！我请您不要写虚伪的一套！更不要写神学院里常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只须写简单纯粹的真话，当然，那得确实存在纯粹的真话！”

他的开场白吓了我一跳，我提起鹅毛笔时手直发抖。我把笔蘸上墨水，我等着。我得把回答写在裁成方形的一张张纸头上，我写好一张，站在我身后的主教便拿过去，或者不如说便从我手上夺过去，他看一眼便立即借蜡烛的火苗把纸烧掉了。

“您品行端正吗？”

“端正，阁下。”

“免去‘阁下’两字，否则写起来慢多了。您曾经被引诱想抛弃端正品行吗？”

“是的。”

“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和谁？”

“在V伯爵夫人的花园里，在我摔在梵蒂冈石阶上之前。”

“说确切些。”

“我向伯爵夫人描绘下地狱的人如何受苦，她听了十分激动，她的激动使我心慌意乱。”

“您后来又见过伯爵夫人吗？”

“那次事故之后我没有再见过她。”

“您如何看待那次事故？”

“我把它看作上帝的意旨。我摔那一跤使我得以避免堕落，我明白了我从前生活得意忘形而空虚；我悦耳的嗓音不过是一面诱鸟的反光镜，而我本人便第一个落入了它的陷阱。”

“说得好！您目前有何打算？”

“去修道院隐居。”

“糟糕的想法。您是在俗的，还是留在尘世吧。您可以为教会服务。”

“办得到吗？”

“当然办得到。依您所感，国家目前存在哪些弊端？”

“沧海横流，贪赃枉法，侯门盗贼，肆行无忌。”

“教会的弊端又是什么？”

“伤风败俗，见钱眼开，讲排场摆阔气，买卖圣职，主教擅离职守，非宗教原因任意开除教籍。”

“好，好，好。不过光抱怨流弊还不够，还必须纠正流弊。”

“我能纠正吗？”

“您，不能。我，能。您愿意协助我吗？”

“我是哑巴，作得到吗？”

“正好。”

他那双令人难于招架的黑眼睛直盯着我的眼睛。他沉默良久，以便我有时间充分理解上面这个词的内涵。我写道：

“为了上帝和教会最大的荣光，我的献身精神，我的忠诚和我的沉默全部属于阁下。”

“好，您任我的一秘。听我说，罗赛利诺，我没有继承财富，我也不是出卖圣职或圣物的人。我不像别的红衣主教那样

领取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津贴，因为我不愿意按他的意旨
在教皇选举会上投票。您的薪金会很低。”

“这不算什么。”

“好。您对当今的教皇有何看法？”

见我犹犹豫豫，蒙塔托主教便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怒
不可遏地吼道：

“回答我！立刻回答我！把您心里想的说出来！”

我写道：「一个神职人员竟有私生子，这是罪不容诛的。这
件丑事使教皇丢脸，更令人愤慨的是，他竟任命这个私生子担
任罗马的政府首脑。」

蒙塔托主教从我手上夺过小纸头便借蜡烛的火苗烧掉了。
他用命令的口气说：

“继续讲下去。”

“教皇懒散麻木，遇事推委搪塞，从不肯花力气纠正
时弊。他关心的是艺术品，是教廷的排场和他积攒的首
饰。”

蒙塔托主教看完纸片便把它烧了。这次和先前不同，他在
注视铜盘里焚烧的纸头时，薄薄的嘴唇绽出了一丝笑意。我马
上注意到了他的微笑，但微笑竟没能使他恶狠狠的脸孔变得温
和。

“您住在哪里？”

“住在我老姨妈家，要经过阿匹亚。”

“我敢打赌，她一定把您惯坏了。”

“的确。”

“女人使男人变得软弱有两条途径：靠肉体 and 佳肴。您住
到这里来，罗赛利诺。我要您住进一间不生火的房间，您同我
一道进餐，像我一样吃饭：少而且糟。”

“我将荣幸地照您吩咐的做，阁下。”

“好了，不必说漂亮话。退下去吧，明天见。”

我就这样当上了蒙塔托主教的一秘。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得知此事后，就这个话题足足开了一礼拜的玩笑。

“俊哑巴（他称呼我的绰号）会说话时一定罪孽深重，否则他怎么会为了赎罪去受那么可怕的惩罚呢？怎么会去蒙塔托的破屋里住，去和他分享那份定量的口粮，去受他的气呢？至于蒙塔托，老家伙这一招干得漂亮，他找到了一个守口如瓶的秘书。”

吉乌莉塔·阿考兰波尼

我出生在翁布亚里区的古比俄，我父亲和我叔叔贝尔纳多制作并出售马约里卡花饰陶盘和陶碟。谁都知道，这种陶瓷的釉料全部由阿拉伯工人从马约里卡运来。用这样的釉料给陶器上一层平滑的白色后，陶器最适于接受各种颜色的花饰。不过这些陶瓷之所以能保持它们光彩夺目的颜色，其实是靠了油漆匠吉奥吉俄·安德利奥利发明的一种清漆。这位油漆匠就在古比俄开办了一家陶瓷厂，我父亲和我叔叔两兄弟在油漆匠的晚年买下了这家工厂。

马约里卡陶盘不仅享誉意大利，在法国、奥地利和整个欧洲也很驰名。盘子中央大都画有男人或女人的头像，头像上色极为精巧，四周还有寓意性的装饰。记得我曾经在我贝尔纳多叔叔房里的墙上看见过一个马约里卡陶盘，盘子中央的图案是他的妻子塔齐尼亚的圆形侧面头像。古比俄那些好搬弄是非的人给他妻子取了个外号叫“骄娘塔齐尼亚”，根据她迷人的长相，也因为她天性傲慢。

这个绰号影射了古罗马最后一个国王^①，不过我婶婶倒没有为此感到不高兴。在她风华正茂时她确曾梦想通过婚姻高攀贵胄豪门。有时，她在凝神注视坐落在她家大门对面的古比俄公爵府时，心里为她只嫁了一位富商着实懊恼不已，她认为凭她的美貌她本来是可以敲开某位王公的大门的。

带有她头像的那只画盘完蛋得奇而又奇。一次，塔齐尼亚同她的儿子马尔赛罗吵架吵得难解难分。马尔赛罗一阵狂怒举起双手便向她冲了过去，瞧那架势是想把他母亲掐死。但在最后一刻他猛然想到自己可能会犯下滔天罪行，便转而将恼怒发泄到陶盘身上。他把画盘从墙上扯下来摔在地上砸了个粉碎。

也许我应该在这里说明我为什么在我叔叔家成了这场象征性凶杀的见证人。1570年夏天，古比俄发生了瘟疫。塔齐尼亚当即决定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她的丈夫和我离开城市躲到她的乡间别墅去。我和他们同行这个事实并不能说明我婶婶多么爱我，她是考虑到了我对她的女儿维多利亚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是维多利亚的玩伴儿，而且我比她大三岁，也算得上是她的益友吧。

在古比俄存在死亡威胁的时刻，把我父亲一家留下照管陶瓷作坊，我叔叔对此曾有些顾虑，但他生性慈善而软弱，一生中事事向骄娘让步，所以当时无从抵制她的决定。其实，手足之情和正义感在当时本可以促使他采取别样的行动。

他的卑怯的确救了他一命，但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呀！古比俄的瘟疫夺走了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生命，大部分的工人也没有幸免。贝尔纳多悲痛万分，忧伤逐渐压垮了这个富于同情心但并不坚强的汉子。马约里卡陶瓷作坊也大大伤了元

① 指古罗马王政时代最后一位国王“骄王塔齐尼亚”。他于公元前510或508年被逐，王政时代结束，从而建立了罗马共和国。——译者

气，因为那些死于瘟疫的西班牙伊斯兰工人是很难找人代替的。我叔叔虽然手艺高超，却没有我父亲那样的贸易才能。

塔齐尼亚恰恰选中这样的时刻作出决定去罗马定居，目的是要按照她自己野心勃勃的计划嫁出女儿维多利亚。可怜的贝尔纳多在应该起支配作用的时刻反倒一个劲恳求她甚至哀求她，末了还是照他一贯的作法：让步了。他和他的小儿子弗拉明诺留在古比俄，父子俩千辛万苦为的是从陶盘里挖钱供塔齐尼亚花销。这位骄娘在罗马圣彼得广场附近的茹斯提库齐广场租了一幢漂亮的公馆，她一住进去就高朋满座，逐日盛宴，一掷千金。

马尔赛罗对马约尔卡画盘毫无兴趣，加之他对任何工作都感到兴味索然，所以他也跟着他母亲来到了罗马。他在外自称出身贵族，短剑长剑不离身，成天耍弄武器，广交朋友，弄得一些地位显赫却不清不白的纨绔子弟对他那不可靠的英俊迷恋得如痴如醉。他还和一个富有的寡妇保持着不寻常的关系，那女人和他的母亲一般年纪。他和那寡妇正如他和他母亲一样成天吵闹不休，为他借钱的数目更是口角不断。说也奇怪，在罗马竟没有一个人怀疑他的“贵族出身”，当然，这是因为马尔赛罗勇武过人，稍遇不快便拔剑出鞘；同时也因为假贵族在这座永恒的城市本来就多如牛毛。

从我上面勾画的轮廓可以看出，我叔父贝尔纳多的家庭分成了对等的两个部分：那就是天使和魔鬼。天使在古比俄卖命，魔鬼在罗马享乐。维多利亚既非天使也非魔鬼，两种气质她兼而有之。至于我，我在这个家庭当然是人微言轻，贝尔纳多在去世前不久收我为养女也没有使我的地位有所改善。骄娘之所以同意收养我，也是因为这个决定并不妨碍她亲生儿女的利益；原来贝尔纳多除了满身的债已一无所有了。

在这个家庭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算得上有点见识和头脑，所以我认为应该由我来谈论维多利亚——说起她我不可能没有爱憎，因为我喜欢她。我不认为我对她抱有四面八方的人对她表示的那种偶像崇拜一般的爱，我对她的爱是很理智的，而她本人却那样缺乏理智。

先谈她魔鬼的一面。维多利亚从骄娘身上继承了狂热多情的气质和偏执的性格，熟悉她的人还知道她多疑而傲气。她也继承了母亲的姿色，不过在这方面她是绝对青出于蓝的，因为她从父亲身上获得而且只从父亲身上获得的善良给她的眼睛，给她轮廓分明的嘴唇和她脸部可爱的线条增添了令人倾倒的柔美。内在的东西决定外表，我可以预言，维多利亚的面庞将来会愈来愈受看，而她母亲塔齐尼亚的面孔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矿石一般冷冰冰，僵硬无情。

维多利亚身材修长，匀称，看上去显得高贵而端庄。她的眼睛又大又蓝，黑色的睫毛俨如浓密的树叶。她有一头丝绸一般发亮的金色卷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只要解开发辫，头往后一仰，她的美发就会触到地上。在古比俄，只要她一露面，大街小巷的男人不分老少都会立即走到她身边毕恭毕敬地说：“请原谅！”，然后用指头小心地碰一碰她的金发。

她如果脱掉衣服，那一头美发足可以裹住她光彩夺目的身躯。她的金发又重又厚，需要细致入微的料理。头发的重量常常引起维多利亚头痛，有时她回头太快，头发还会使她的身子失去平衡，这是很危险的，因此维多利亚经常吵着要剪掉头发，起码剪到上身那么长。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认为剪发的打算明智的，然而这计划一说出口就引起茹斯提库齐宫上上下下一片惊慌。塔齐尼亚像白尾海雕一般叫了起来，连贝尔纳多——他常把在古比俄刮来的钱亲自送到罗马——对此也表现出

无比的悲伤，弄得维多利亚也只好认命。纯洁无瑕的善心使她不得不继续作她自己美貌的奴隶。

维多利亚十一岁发育成熟，到十三岁时她差不多就长成今天这个样子了：一个注定要主宰社交界主宰男人的女人。如果某个罗马人因迷路而闯进古比俄，他若不屑地随便问问我们这个小城有什么可供观赏的，有人会说可以看看公爵府，也有人会建议参观市议会堂，而思想最周密的人却会说维多利亚·阿考兰波尼的名字。这位罗马人如果有幸在大街上一睹维多利亚的风采，在回到历代教皇居住的城市时，他一定会把我们这位“绝代美人”说得天花乱坠。

“绝代美人”是我们在古比俄对她的称呼，绝代美人这样的形容词同她的姓名之不可分割，就像“尊贵的”和威尼斯共和国分不开一样。

维多利亚的金发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六进行洗涤梳理，为举行洗头典礼家丁奴仆全得动员起来。男仆要保持旺火并将一桶桶热水抬去倒在木质的浴盆里，然后把从盆底的笼头流出的脏水端走，重新换上干净水，这样反复多次。丫鬟们则用肥皂精心清洗那没完没了的头发；维多利亚坐在浴缸旁边，她坐的矮凳放在浴盆的一端，头必须往后仰，后颈靠在一个小垫上，这样可以避免木盆硬沿磕痛脖子。她的金发全部泡在水里，她自己则专心读着彼特拉克^①的十四行诗，有时还会大声朗诵。

我认为她之所以习惯于在这样的时刻读诗，一方面是为了使聚在她周围的女人们不敢喋喋不休吵得她晕头转向，另方面也因为她酷爱诗歌。她自幼受到文学的熏陶，甚至会读拉丁文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之一。作品有用意大利文写的《抒情诗集》，用拉丁文写的《没有收信人的信》以及忏悔录式的作品《我的秘密》。——译者

的作品，塔齐尼亚向来坚持让她像皇后一般受教育。

再多的毛巾也不可能擦干那么浓密的头发，因此必须依靠壁炉里的炭火，在天气晴朗时还会借助太阳。塔齐尼亚认为晒太阳还有一个好处：阳光可以使头发的金色变得更加璀璨。于是每逢晴天奴仆们便排排场场地把维多利亚送往朝南的平台。在她走动时，两个丫鬟必须平行地捧着她那一头金丝以免拖在地上。等女主人坐定之后她们再把那一匹金丝绸放到一个特制的柳条大篮里，就好像娇嫩的水果需要阳光才能成熟似的。

这个盛大的仪式在古比俄举城皆知。仪式在中午一过便开始举行，每到这个时刻我叔叔的住宅便成了游手好闲之辈散步的目的地，他们都希望能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看维多利亚的美发如何吸取金色的阳光。

我们在茹斯提库齐宫住下之后这个典礼继续举行，不过塔齐尼亚愿意遵守这边的某些礼仪，所以典礼已不再公开，当然也不再像住小城时那样任人欣赏。为了避开外边的视线，洗头仪式在公馆内院举行。

刚到罗马，塔齐尼亚便着手实行了她那高朋满座的战略，然而她为此破费殊大却收效甚微。应邀前来的绅士为数不少，经常出入公馆的有老有少，有美有丑。他们虽然慕维多利亚之名而来，却总因她父亲囊中羞涩而临阵却步。娶商人之女为妻并因此而进入一个没有背景没有亲族关系的家庭还差可忍受，但商人起码应该富敌王侯，而贝尔纳多除去一身债务却别无所有一！于是父亲的债便给维多利亚光彩夺目的姿色留下了阴影。此外，姑娘博古通今，为人孤傲，对才疏学浅之辈不屑一顾。倘若她不具备绝顶的聪慧而且不那么清高，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两年来，尽管毛遂自荐者和塔齐尼亚相中的人比聚在一滴